建筑空间

"将就园"寻踪：关于明末清初一座典型文人"幻想"之园的考察

赵 夏

[摘要] 本文主要以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黄周星的幻想之园——"将就园"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将就园图景和园主人生境遇的考察和分析，一方面阐释了将就园本身的构想特色以及"园"与"人"之间的特殊际合，同时也展示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一些典型社会特征和所盛行的文人文化，如强烈的遗民思想、隐逸心态以及戏曲、传奇文学的兴盛等等，而这都与当时园林的兴盛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 黄周星 将就园 幻想之园 隐逸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07) -03-0026-07

Tracking the "Jiangjiu Garden": A Study of a Typical Literati "Illusionary" Gard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Jiangjiu Garden", an "illusionary" garden of the famous seventeenth-century scholar Huang Zhouxing.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view of the garden and the main events in the life of the owner. The article both explains the features of the garden itself as well as the spe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garden" and "person," and elucidates some typical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pular scholar culture in this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such as strength of Ming loyalist ideology, reclusive hermit mentality, opera and the expansion of legendary literary forms. All of these aspects of literati culture we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flourishing of the garden at that time.

"将就园"是明末清初文人黄周星为自己苦心"营建"的理想之园，从"将就园主人赞"便可知，此园仅为"画里溪山"、"墨庄幻影"，而非真实的人间别业。只是因为如"将就园记"所言，"今天下有园者多矣，岂黄九烟而可以无园乎哉？"所以这位传奇文人便以"文"筑园，为自己营造了这座"特别"的园。

1. 将就园之概说

黄周星笔下的"将就园"，构筑时间约为康熙九年（1670）到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费时近四年，而实际上，酝酿时间很长。在《将就园记》①中作者说到为"有生以来求之，数十年而后得之"，并借宾主对话的方式，详着笔墨娓娓道来园之概观，如今按图索骥，依然清晰可知其基本情形：

1.1 园址："四天下山水最佳胜之处"

所谓"四天下山水最佳胜之处"者，园主说"亦在世间亦在世外，亦非世间亦非世外"。园之四周为崇山峻岭，"匼匝环抱"，整体看来，山势"外峭而内渐"。园几乎与世隔

[收稿日期] 2006-1-11

[作者简介] 赵夏（1975—），女，中国文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29

绝，类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仅西就山西南隙缝中有一洞穴，可容一人之身，“岩穴自上而下蜿蜒登降，瞑行数百步”，方可到达洞口。洞口之外有小溪，与外界相通。但由于洞口高峻险要，如一深井，山巅有泉水飞流直下，形成一年四季不会枯竭的壮观瀑布，形同“悬簾”，正好遮盖住了洞口，若不是从自洞内而来的话，一般人绝难发现这个隐蔽的洞口，类似桃花源，由此形成了园之内外世界的天然界限。

1. 2基本布局：园分东、西二区，中溪如太极，有水陆二门相通

将就园由东、西二园组成。“东近将山曰将园，西近就山曰就园，统名曰将就园”，两园中间有一条逶迤流亘南北的溪水，具体位置在将园之外就园之中，形如太极，为两园中界。中溪东边有缭垣，隔离将、就二园“不相连属”，惟中溪之上有水、陆各一门，但“启闭以时”，并非始终相通。另外，溪上有桥，桥上有亭，桥即名为将就桥。可见，将就二园既分又合，相依相辅。

1. 3典型特征

1. 3. 1山水为园之主体

如前所述，将就园构筑于山环水绕之中。山尤以东、西两山著名，分别名为将山和就山，各高数千仞（将山略高就山三倍），并分别形成将就园东、西二界；水则贯穿整个园林，不但两园之外皆溪流环绕并散注园中，两园之中有中溪，且两山之下，“溪流环绕十余里，中为平野亦复有岗岭、湖陂、林薮、原隰，交错起伏”；“山椒各有飞泉，泉下注悬为瀑，汇为涧，流为溪沼，随处可通筏”，大凡自然水态，如溪、涧、泉、瀑、潭、沼、温泉……园中几乎均可觅见。但具体而言，将、就二园又分别以水和山为主。将园多“水”，就园多“山”，但又并非决然分属，虽“将园所见皆水，尤以“至乐湖”为甚，而自羅浮岭以至两楼台无非山也；就园所见皆山，尤以偏北突兀二峰为两园（即就日峰和云将峰）为“制高点”，登之，可览全园所有景致，而溪流自南入者，汇为华胥堂之池，池水北流为十八曲之涧，涧尽汇为桃花潭，而潭水复北流出溪，则无非水也”。如此看来，山水为整个园林的依托和主体，这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最佳园址[②]，而同时两园山水“主角”又各有不同，一隐一显，恰显园主用心安排之处。

1. 3. 2植物动物景象万千

山水之外，将就园尤以植物取胜。园中竹径、古梅、桃柳、芙蓉、荷花、松柏一路排列有序，形成了园内各自不同、错落有致的“植物空间”。将园尤以百花村为胜，海棠、牡丹、荔枝、扶桑以及药园、蔬圃、果树，“四时花开不断”，而且在百花村周遭四隅，“畜鱼有沼、驯禽有苑、任牧有场……”，更添园内生气；就园则有成片成林的枫林、榕林、柏林，以及“岁月不可考”的天生藤桥，气势非凡。

1. 3. 3园中建筑小品精巧点缀

园中有亭、馆、堂、阁、台、祠等多种建筑小品，分属不同的活动空间，如观景亭台，高僧羽人寺观，美人宾客宴集楼阁，藏书课子之斋……皆融糅于园景之中。其中，最著者为将园东、西二阁，即“日就”和“月将”，其他皆精巧细腻，尤以亭屋众多可爱。

1. 3. 4园中皆“善士”和“趣人”

园中活动人物，是理解将就园特色的重要线索，也是园主“旨意”的重要体现。除了自称将就园主人的作者之外，园中往来之人皆才子佳人、高僧羽士；园内还祭祀纯阳吕祖以及历代义勇之士、节义诸公和高士逸民；而园景寓意，又多涉及老庄、范蠡、司马相如、卓文君、陶渊明诸人，均为品德高尚之人，其实也正是作者在自传体剧本《人天乐》中津津乐道的“善士”和“趣人”，并有诗云，“高山流水诗千轴，明月清风酒一船，借问阿谁堪作伴，美人才子与神仙”[③]。

1. 3. 5两园胜景多多

“苟穷极两园之胜，虽十百不为多”，而主人自谦“德凉福薄”，“惟恐太奢侈，以犯造物之忌”，于是每园各取“最胜者十景”，“以小诗纪而传之”，附录于园记之后，进一步凸显了园中各典型意象。所谓将园十胜，包括竹径三亭、罗浮岭、郁越堂、至乐湖、醉虹堤（饮练桥、枕秋亭）、吞梦楼（忘天楼）、蜺高台、一点亭（蠡盘）、百花村、花神祠阁；而就园十胜，包括万松谷、华胥堂、十八

曲山涧亭馆、就日峰（云将峰）、天生藤桥、挟山台、两丹室、桃花潭、榕林、枫林。二园十景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南而北的顺序排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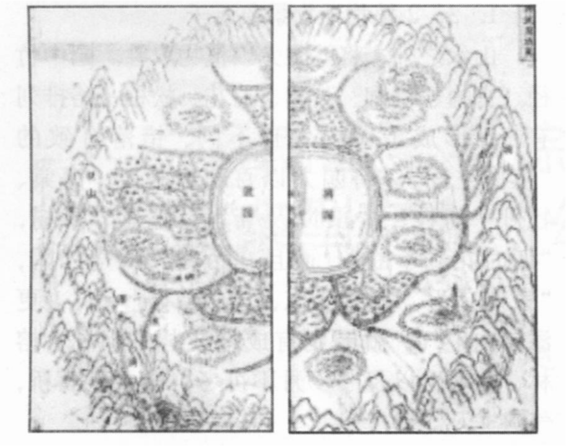

图 1 将就园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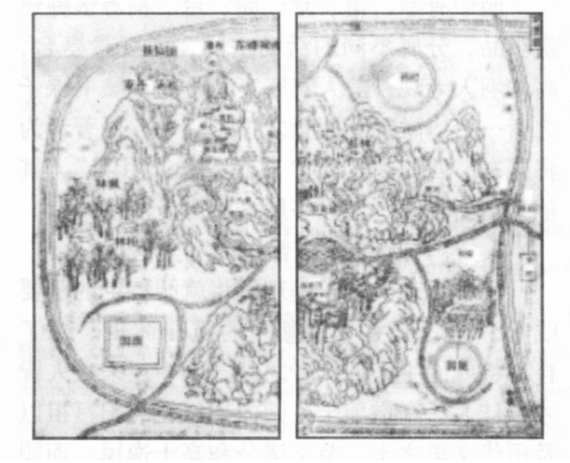

图 2 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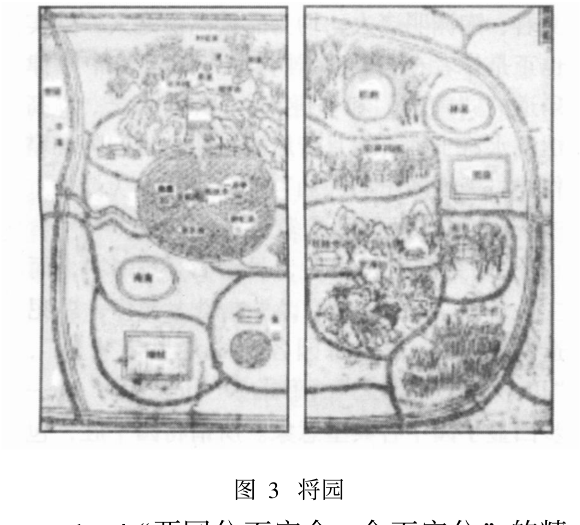

图 3 将园

1.4 “两园分而实合，合而实分”的精美构想

综上观之，将就园并非作者一时兴致，草率而成，园主虽自称“惨淡经营”，实则“部署不俗”(具体布局可参考文中所附园主亲绘的示意图)。一方面，两园各有千秋。如园主所言，“将旷而就幽，将疏而就密，将风流而就古穆，将富贵而就高闲，四时之中，将宜夏就宜冬，然将有梅数亩，两楼面南，暄燠可临湖看雪，亦未尝不宜冬，就之严壑幽深竹树森艳，能使六月无暑，亦未尝不宜夏，若春秋佳日则无一不宜矣。将之东面为将山，其上珠泉百道，四时飞瀑，就之西面为就山，其下平畴万顷，终古斜阳，此两园所见之不同者也”。但另一方面，“两园分而实合，合而实分”，即整体布局规整有序，内部设计又巧于变化。如中溪和水、陆两门的出现，使园既分割又相连；再如两园景观虽各有偏重，但层次清晰，变化有序，开合起承，彼此呼应，正所谓“两园相比争奇竞秀，回互生姿，登将园之楼台，西望就之两峰，矗霄不异云中双阙，一望松柏郁葱，则五陵佳气也。登就园之峰，东望将之崇台杰阁，宛如蜚簾桂观，遥睇湖光，又令人作瀛州、方丈之想，岂非两美必合，相得益章者乎？”此外，园中景观的配置和命名上亦体现了相依相辅的意念，将园之中有“日就”和“月将”二书斋，就园之中有“日峰”和“云将”两秀峰，如此可见，两园实为一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人之寓意可知”矣。但如此引人入胜的将就园，如开篇所言，不过为“幻想”之园而已，所以其尺度颇大，就园桃花潭“广可二亩”，潭畔石坡“可容千人坐”，而将园至乐湖则有“二十亩”，如此开阔的空间任园主纵横恣意，巧思妙想，远非一般私家园林所能比拟。园“成”之后，有人总结其“得六第一”，分别为：洞口瀑，位置第一；山水之奇，道理第一；所见无非水者，旷逸第一；山水之关键在分合，关键第一；终古斜阳，风景第一；十八曲山涧亭馆，安名第一[④]。可见深得时人好评，若称此园为明末清初文人园中的一朵“奇葩”，应该不为过。

2 “将就园”的问世机缘

将就园主人黄周星为何苦心执意营造这样一座气度非凡的幻想之园呢，实在是件饶有趣

味的事情。探索将就园的“来龙去脉”，无疑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园其人，依笔者所见，主要与以下几点原因密切相关：

2　1与园主人生境遇紧密相关

黄周星（1611—1680)，字景明、景虞、笑苍道人，号九烟，多才多艺，“幼敏而嗜古，质直而抗爽，读书目数行下，诗宗李、杜，书兼苏、米，性喜真率，厌繁文素，以结义自许。其与人也，乐引后进，以诗请正者，必为之斟酌参订，务必尽善而止。”⑤他诗文甚佳，工隶书，尤其擅长戏曲，在我国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正是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却有着非常特殊的人生际遇。首先姓名籍贯颇有“故事”，原籍本为应天府上元人(今南京)，自幼为湘潭人周逢泰抚育，所以早年名为周星，至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十七年任户部主事之后，又恢复黄姓，遂称“黄周星”，“复姓”一事即为身世“特殊”之一；但改变他人生既定方向的却是随后清兵入关明朝覆亡的重大变革，不幸逢此“家”、“国”遭遇，他便告别了短暂的仕宦生涯，“弃官入山”，一则以教授为业，乐善好施，清苦度日⑥，同时以诗文会友，所谓“投之以诗者必和，是以所著诗词古文日富”。作品往往“脱稿后每为刻坊购去梓以行世”，“海内仰慕公名如慕上古异人”⑦，好友张潮曾写诗称赞，曰“九烟先生老前辈，文章才艺皆吾师。忆昔书林买尺牍，新编广编若干轴。就中每读先生文，奥义高辞动盈幅”⑧。期间，“当路雅慕公名，共谋荐举”，他却婉言谢绝，有“老寡妇岂堪再嫁乎”⑨之语。在此，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历代遗民中，明代遗民情结尤盛，而黄周星更以“节义”著称于时，曾作诗歌云“天醉地醉人皆醉，丈夫独醒空憔悴”，“与尔痛饮三万六千觞，下视王侯将相皆粪土。”朋友也以明代遗民为多，如董说、徐芳、吕留良、徐菘将、汪淇、戚缓耳、尤侗等人，自称与正人君子鬼神仙佛相知，而与小人多不合，自刻印章“性刚骨傲肠热心慈”，可谓真实写照⑩。王晫赞其“以文章名节自任”，“虽处贫困，不改其操，君子高之”⑪。这种强烈的遗民情结，便决定了他后半人生的重大转折，以至于身陷现实窘境的他只有向“幻境”寻找“解脱”。可见，所谓“旅屩羁棲求一亩片椽不可得”⑫，只是“将就园”问世的外在原因，之外还另有“深意”在其中。

2　2与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关

明末清初，较此前各朝，不但园林数目倍增，而且园林技艺和理论都趋于完善。一方面，以苏州、扬州、常熟、湖州、太仓、南京等地为核心的江南地区，私家园居极为普遍和兴盛；另一方面，我国最为著名的几位造园大家和总结性著述，也都是在这一时期相隔不长的时间内相继问世的，如计成（1582-？）的《园冶》、李渔（1610-1680年）的《闲情偶寄》、文震亨（1585-1645年）的《长物志》等等，此外，时人小说文集中也包含着大量丰富的园林论说，真可谓盛极一时。如此，拥有一座雅致别样、寄托身心的特殊园林空间，也就成了很多文人的梦想。有条件造园者，努力经营；而无条件者，也普遍关心和品评造园，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园林的发展，也使之成为了当时盛行的“士人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以致“园林与文人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⑬。身处江南的黄周星，亦不甘寂寞，花费多年心血，冥思苦想、精心描绘了这样一幅悠游于幻想中的将就园胜景，并自居“将就园主人”，自在情理当中。

2　3与作者的佳朋好友的直接影响分不开

当时著名的名人文士，如张潮⑭、王晫⑮、汪淇⑯以及尤侗、吕用晦等皆为其好友，彼此切磋诗文曲艺，相互品评，为学为人互通声气，多有影响，论园则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和重要话题。在戏曲和造园方面，黄周星非常欣赏李渔、孔尚任等人，曾称赞李渔之作“情文俱妙，尤称当行”⑰，受其影响在所难免。他还曾与文人雅士在扬州平山堂下共建“木兰亭社”，经常诗酒唱和，创灯谜酒令以佐觞政，因之一般认为他是把酒令与灯谜结合起来的第一人。

3　幻中之幻的“将就园”

为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其人其园，在此还不得不谈到作者以此园为背景写作的一部名为《人天乐》的剧本，而此剧又被视为作者人生

境遇的写照和演绎[18]。

剧分上、下两部。上半部剧阐述了主人公轩辕子的“人世”生活和对未来的“幻想”，言轩辕子本少负才名，早登科第，却遭时不偶，清苦一生，在人间喜做善事，与“善士”往来，写通俗文学，晚年得子，而且也做了《将就园记》，景致与黄周星的“将就园”如出一辙；接下来是对佛教乌托邦——“北俱庐州”（又名“郁单越”）的浓描重写，所谓北俱庐州，在佛教中被认为是没有贫富差别、衣食无忧、男女平等的国度，较之须弥山下的东、南、西其他三洲，属“第一好了”，主人公认为那里“万万年青山不改，千千代绿水长流……四面八方好林丘，花鸟长春不识秋……自然衣食百无忧，宫殿随身树色幽，个个千年不白头……北俱庐，好山水，好楼阁，但快乐，无灾祸……”，可见作者在将园之中以此命名的郁越堂，自然是早有用心的。而单越洲之胜妙，“皆因前生修十善而得”，并借《纯阳吕祖命序》言，“人天乐，诚济世之慈航也”，即希望因果有报，善士终得善终！

下半部剧中，文昌帝为“将就园记”感动，叹云轩辕子“文气清秀，心胸锦繡，笔底生花。思致如长江水，可称奇才”，“欲索原本细览披阅，以作不朽之奇观”，于是命天神“按图构造”，建此两园于昆仑之巅，“一作自己世上别业，一作诸仙游玩骚坛”。轩辕子被封为真正的“将就园主人”，“从此就是此两园主人，任你朝夕游玩，无所不可，少不得时时还有仙侣往来，处处还有仙姬陪侍，那瑶草琪花，珍禽奇兽，种种不可名状……”，如此结局甚为圆满，与《将就园记》后附《仙乩纪略》几乎完全一致。不过，剧中情节更有发展，将就园主人得以与家人团聚，并与道教圣贤吕洞宾同游将就园，“好世界惬心如意，美风景皞皞熙熙，当天化日中游戏，但身到处笑开颐，吟风弄月皆朋友，傍柳穿花任唱随”；而昆仑之巅的将就园，更为奇佳，“这是乾坤第一野人家。世外多潇洒，说甚华林调马，春坞藏花，讌集西园，雨雅漫道，鸡犬农桑，桃源不亚，便瀛壶蓬岛也无加……二楼枕水，双峰冠阁，宜冬宜夏”，至此，一个圆满的结局，终于了结了作者“幻中之幻”的美好心愿。

剧本如此传奇，当然不足为信。但实际上，弥漫作者内心患得患失的隐虑和“幻灭”之感，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正如剧中所叹，“我小弟五岳之志，四海无家，不作此游戏，何以逍遥闷怀乎……一般样清风皓月，青山绿水，千金总无价，免向俗人夸，知音寡。将就园且将就些儿吧”。这种复杂的心绪，恰好说明了他是在“绝望中寻找着希望”，一边苦心执意的构想着心中的“理想花园”和“理想世界”，期望着有朝一日“弄假成真”，“假园忽作真园建”，但另一方面，现实终归无情，他也清醒他认识到这不过是一场人生的悲剧，于是连连发问，“将就园本虚无，天上谁容将就乎？”“假假真真有甚人相问？”

4 将就园主人“出世”思想的表达

将就园“记”和“剧”的传奇构想，成于作者人生的最后十年间，而这种构想，如上所述，是一种寄予美好幻想的悲痛幻灭。其实，黄周星自入清“遁入山林”之后，便一直心存生死之念，所谓“某自问樗材，素无宦情，遭逢鼎革，所以不死者，上念老亲独子，嫡嗣未举，偷生苟活，存黄氏一线耳，敢冀宦达乎？”[19]这种思想尤以晚年为甚。一方面是对“半世才名，一世清苦”的伤悲，感慨“贫贱流离六十年，文章节义如粪土。通身不值半文钱……”[20]；另一方面，便沉溺于传奇和幻象，在《制曲枝语》中有自述，言“余自就传时即喜拈弄笔墨，大抵皆诗词古文耳，忽忽六十始思作传奇，然颇厌其拘苦，屡作屡辍，如是者又数年，今始毅然成《人天乐》一种，盖由生得熟，骎骎乎渐入佳境，乃深悔从事之晚，将来尚有欲续成数种，因思六十年前，安得有此？王法护曰，人固不可以无年，每诵斯言，为之三叹”[21]。其实正好道出了晚年心态的重大变化。

想象也许是文人困途中获得解脱的一种途径，现实不尽人意之处甚多，酣畅淋漓的想象便成了困境之人游走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自由通道。《将就园记》、《人天乐》以及其他相关

作品，既是当时造园活动和“传奇”文学俱为兴盛的集中表现[22]，也是黄周星本人最后十多年“幻境人生”的具体反映。现实中郁郁不得志的他，只有借助于“美人才子与英雄，更著神仙四座中。演作传奇随意唱，柳枝风月大江东”[23]，一方面，所谓“墨庄幻影，聊以自娱耳”；另一方面，则是对彼岸的幻想，同时也就意味着对现实的“抛弃”。这种“出世”思想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见得：

4.1这座幻想之园，综合了多种“乌托邦”的经典模式

首先此园与世隔绝，“几无径可通”，以致“终古无人问津”，所谓壶中洞天是也；其次，其境类似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山中宽平衍沃，广袤可百里，田畴、村落、坛刹、浮图，历历如画屏，凡宇宙间百物之产、百工之业，无一不备其中者”，居人淳朴亲逊，男女老少欢然如一，累世不知争斗，地气和淑，不生荆棘；其三，将就园周遭山环水绕，形同“莲花城”；其四，将园至乐湖的营造有东海蓬莱、方丈、瀛州之意境设想；其五，将园美人宾客讌集的郁越堂，取意佛家圣地北俱庐州（又名郁单越），这在前文中已有详细的交代；最后，将就园最终借助于“神力”构筑于昆仑之巅。以上多重“乌托邦”式的意境渲染，既是我国古典园林设计中常用的模式，也是将就园主人对“未来”理想归宿的幻想。

4.2园记、剧本文词之间，多处暗含抛却尘缘之念

黄周星一生颇有“远游之志”，曾对朋友言，“仆生来有烟霞痼癖，每诵陶隐居青云白日之句，顿觉琼楼玉宇，去人不远，恨半生漂泊，驹隙蹉跎，茫茫九点，欲觅一同心之侣，……仆将有灵均远游之志，欲发轫于二劳，撰辔于五岳，放帐于昆仑，泛槎于河汉，然后税驾于三神山，异人大乐庆几遇之……”[24]，这种人世内外的悠游幻想，形同《人天乐》剧中情景，自称“胸中空洞无物，惟有山水文章四字”[25]。他其实自知“神仙一道，世人多以为荒唐”，却日益沉溺其中，认为“神仙难求而科举易取”[26]，若学神仙，必有“三难”，即根器（天生资质）、功行（积累学业）、机缘（非人所能为，需索听之于天，可遇而不可求）[27]。这种复杂的心境，在《人天乐》自序中实已有所表明，所谓“自丧乱以来，万念俱灰，独著作之志不衰，迩来此念亦灰，独独神仙之志不衰耳，然天上无凡俗神仙，必欲蜕凡祛俗，则又非文字不可，于是不得已而出于词曲之途”，“小小游戏，谁是知音？”剧中更有“悲情”话语，“我一从降生，即思出世，奈何……”，“夫以济世之心，运如椽之笔，不啻舌上莲花、空中楼阁，真堪觉悟一世，岂徒作文字观而已哉”，“可见之文字，实不见之心，则心终隐于寂灭之境”[28]，以上均可视为他强烈的“出世”心态的自我表白。在剧本尾声，得知将就园已筑好“以待我将来居住”，便道“世事之事，似已有七八分了……”。作者一方面执着于美好幻境的苦心营造，另一方面却又无奈地发出如此沉重的叹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复杂心境，可想而知。好友董说就曾特意强调过隐含于幻想和戏谑之中的复杂性，他说，“不知者以为九烟居士为游戏，而余知其悲”[29]。

正是在美好的幻想当中，黄周星走向了最后的“幻灭”。在其园其剧完工并安排好子女婚约大事之后，“公志初毕，殉君夙愿，自此益决矣”，便去心已定。在他七十岁那年，即康熙十九年（1680），感怆于怀，决心与妻孥诀别，于五月五日自撰墓志，为《解脱吟》十二章，叹“苦海空过七十年，文章节义总徒然。今朝笑逐罡风去，纵不飞升也上天”[30]，欲“复蹈清流”，“踵三闾大夫之后”，虽多次获救，但最终还是于二十三日绝食而卒[31]。

5 结　语

“将就”二字，本在幻象之中。如园主本人所言，将者“言意之所至若将有之也”，就者“言随遇而安可就则就也”[32]，渺茫、虚幻中的希望，也许最能反映他复杂的心境，同时暗含着他对人生的一些期待，在园记开篇即有“自古人以园传，园以人传”之语。好友张潮可谓知其心意者，在《昭代丛书》中收编《将就园记》时，跋语曰：“将就云者，盖自谦其草率苟简云耳，公此园殊不将就……世人

之园，经营惨淡，乃未久而即废为丘虚，孰若先生此园竟与天地相终始乎？”[33]世事沧桑难料，千百年之后，繁华逝去，也许惟有文字长存！此外，《昭代丛书》所收编者，皆“若夫零星小品，虽卷之不盈一握，而精言妙义，尤足动人”[34]，实正好符合黄周星本人的审美情趣。他在谈论戏曲的时候，曾说过，“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诗有别趣，曲为诗之流派，且被之弦歌，自当专以雅趣胜。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独于诗酒花月中见之，凡属有情如圣贤豪杰之人无非趣人，忠孝廉节之事无非趣事，知此者可与论曲”[35]。话语旨要，虽言“制曲”，实际亦为黄周星处世作文的重要标尺。如此观之，“将就园”虽为园主悲剧人生的写照，但已然为“有趣”[36]之园，《人天乐》亦为“有趣”之作，园中剧中亦为“有趣”之人。其实，当时类似的“乌有之园”还有多例，但黄周星和他想象中的将就园，却最具有代表性，一方面于幻想之中显现了园主或精巧或宏阔的园林构思与布局，以虚写实，对当时盛行的造园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笔者对园主人生境遇的考察，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一点，那就是这类园居想像实可视为身处困境之中的文人士大夫对理想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的执着向往和“隐语”式的表达。

---

①㉜黄周星：《将就园记》(仙乩纪略)，《夏为堂别集》，清康熙二十七年朱日荃张燕孙刻本，九册，本文所引黄周星所有著述，若不作特别注解，均据此本。

②当时著名的造园大家李渔就认为“山林地”为第一；文震亨也说“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分别见于《闲情偶寄》和《长物志》。

③《人天乐》第二十九折“天园”。此外，还分别作“四怀诗”以赞之，即所谓才子、佳人、英雄、神仙者。

④《将就园记》漏霜释南潜评序。

⑤⑦⑲㉛叶梦珠：《黄周星传》，《阅世编》卷四《名节一》，来新夏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1981年。

⑥《人天乐》主人公轩辕子曾说，“我们读书人，从来只靠着这一管毛锥子，扶王定国，济世安民……我想古人处乱世的，只有两策，躬耕陇亩和教授生徒”，为其真实心态的写照；他的清苦生活如尤侗在《看云草堂集》中所述，“如今已是古先生，三十年前雁塔名。老向荒村作教授，角巾颠倒饱藜羹”。

⑧张潮：《心斋诗集》，又收藏于《百家名诗钞》。

⑨瞿源洙：《黄周星传》，转引自吴书荫《对<明遗民黄周星及其“佚曲”>的补正》，《文学遗产》，2003，(5)：128。

⑩参阅孙静庵：《黄周星传》，《虞初志合集》卷九，姜泣群辑，上海书店，1986，35-39页。另外，一般认为，黄周星是把酒令与灯谜结合起来的第一人。

⑪王晫：《今世说》卷八《忿狷》，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第二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⑫《夏为堂别集》朱序。

⑬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71页。

⑭张潮和黄周星两人虽年龄相差较多，但交往甚深，张之《幽梦影》写尽人间痴情梦语，其中有黄的多条评语；黄之文也多入张刊刻之集，所编《虞初新志》、《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几乎均有黄周星的作品，彼此有信札往来(见《尺牍偶存》)。

⑮王晫，比黄小20余岁，但彼此颇为相知，黄评注王之《快说续纪》，并客串其《看花述异记》，为《惜花报》。

⑯当时著名的刻书家，与徐士俊合编《尺牍新语》，为当时著名文人往来书信的编辑。

⑰㉑㉟参考黄周星《制曲枝语》；以及《李渔年谱·李渔交游考·李渔研究资料选辑》，见《李渔全集》(第十九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⑱在《人天乐》(纯阳吕祖命序)中就很清楚的交代，“笑苍道人，人世之劳苦，没于声色货利之中……因假轩辕生之名，现身说法，演为人天乐一书”。

⑳黄周星：《假黄九烟歌并序》。

㉒明末清初，世变沧桑，人多感怀，传奇文学极为盛行，借此抒发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如黄周星所欣赏的汤显祖《牡丹亭》、尤侗《钧天乐》等均是佳作。

㉓徐釚：《本事诗》卷七，转引自《尤侗论稿》，薛若邻著，中国戏曲出版社，1989年版，139-140页。

㉔徐士俊，汪淇辑评：《分类尺牍新语》(柬汪憺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396》。

㉕黄周星：《墓志铭》。

㉖《分类尺牍新语》(与吕用晦论时艺)。

㉗㉘黄周星：《人天乐》。

㉙黄周星：《郁单越颂》董序。

㉚黄周星：《解脱吟》。

㉝㉞张潮：《昭代丛书》甲集《心斋居士跋》、甲集自序。

㊱《人天乐》三十二折“凡园”，文昌帝之所以在昆仑山巅构筑将就园，也因这篇记“果然做得有趣”。